

華嚴思想要論

佛學思想導論之一

倪清和



佛學中的思想包容甚大，分途分宗，各具體系。但是綜合看來，「諸行無常，諸法無我」，可以總攝佛教思想。所以萬法在說明一個總的道理；雖其宗門多別，却具殊途同歸之妙。本文在探討華嚴宗的純粹的見解。華嚴的思想傾向，有人評為客觀的唯心論。實際正為佛教傳來中土後一種修正主觀之唯識的發展。自南北朝至於隋唐，中國大部份優秀的思想家，皆依佛門，而其造詣，深且過之。隋唐之前半個世界，正是玄奘之唯識思想熾熾盛傳之時，在當時便出現了華嚴宗，此宗是在一般不以唯識為然的思想中之特出者。華嚴創宗為法藏，即賢首大師。法藏姓康，原先是康居人，由祖父一代方始歸化中國。法藏在唐貞觀十七年，生於長安，曾經參加玄奘的譯經工作，後來因與玄奘的見解不同，便決心離開譯場，另打旗幟；宋高僧傳中載其事。因此，他自己便發揮林順和尚及智儼之說而立新宗。宋高僧傳曾記載，法藏嘗則天皇帝講新華嚴經，到天帝網義十重玄門，海印三昧門，六相和合義門，普眼境界門，這些都是華嚴經當中的重要章節，而且是主要的總別義網，則天對於這些茫茫然未決。法藏因此拋開這些不講，乃指鎮殿的金獅子打比喻，而其說為學習華嚴開條捷徑，這一章便叫做金獅子章，中列十門總別之相，皇帝方才了解其道理。華嚴宗中思想，當然以賢首為代表，而賢首的最重要的成就在於金師子章，現在下愚依金師子章作成綱領，願為學佛諸賢介紹此佛學中之重要思想部份，而獲裨益。金師子章列有十門：「初明緣起，二辨色空，三約三性，四顯無相，五說無生，六詮五教，七勒十玄，八括六相，九成菩提，十入涅槃。」有一個完整的序列，研空此章之後，諒能自現心瓣的了。

一、明緣起

人生所以，世界所自，這是哲學中的第一問題。一般哲學教人，世界有兩界，即現象界，與本體界。世間所現，物也，人也，天也，地也，樹也，鳥也，等等不一，羅然雜陳，此吾知其為現象也。現象的背後或上面，必有本體存焉！而此現象世界從何而起而來呢？金師子章云：

「金無自性，隨工匠緣，遂有師子相起。起但是緣，故名緣起」。金是本體，獅子比喻現象。本位是一，現象因所緣不同，所起萬異。金的獅子所以成；金是因，工匠的製作是緣。現象世界中的諸事物，都是因（本體）與緣（條件）的合和，方能生起，故所謂緣起。

法藏把世界二分，即本體世界和現象世界，法藏名本體世界為「理法界」，現象世界為「事法界」。希臘哲學，亦分世界二元觀，即上世界與

下世界。上世界為精神界，下世界為現象界。故有近似之趣。但二說截然兩途，希臘分得澈底，猶如橫斷狀態。而法藏之理界與事界，理界總攝事界，事界反映理界，故為理中事，事中心理，亦即說理事二界有時交叉，決非絕對平行。法藏之說本體是「自性清淨圓體」。本體「即是如來藏中法性之體從本已來，性自滿足。處染不垢修治不淨，故云自性清淨；性體徧照，無幽不燭，故曰圓明」。此章，可使我人獲到一個觀點，現象世界的諸事物，皆為金獅子一樣，為「因」「緣」之和合而現也。

二、辨色空

現象世界中的一切具體事物，常識因其具體而信其實在。何以實在，因其具體，何知具體，因為可見，可見因目讀，以可見為實，其簡也如此。可見曰色，色者色彩，形狀，體量，作用之總名。凡諸入眼，皆名曰色。這些是不實的，都是幻像，現象世界一切都是幻像，所以可謂「色空」。這就是空，但注意並不是絕無諸事物的空，謂去此色彩，形狀，體量，作用，方是真質。即可知本體為永實，現象為虛幻。金師子章云：

「師子相虛，唯是真金。師子不有，故名色空。又復空無自相，約色以明。不礙幻有，名為色空」。

華嚴還原觀說：「謂無自性，即空也；幻相宛然，即有也。良由幻色無體，必不異空；真空具德，微於有表。觀色即空，成大智而不住生死；觀空即色成大悲，而不住涅槃。以色無二，悲智不殊，方為真實也。」所以由此可知，所謂空者，以為幻有是幻，因之言色空，故說：「空無自相，約色以明」是也。故謂華嚴為客觀，蓋主張空中不空，而非絕對的空。

整個現象世界不過是一個觀念系統世界；構成整個現象，不過是些美麗、醜惡、溫暖、寒冷、明暗、顏色等等而已。所以所謂實在的世界便就是心靈感官的材料。柏克萊派的唯心論持此同見。佛教哲學唯從認識論着手，以眼耳鼻舌身意為能知系統，以色聲香味觸法為所知系統，即知識對象即外在的世界。華嚴所言色空，即指整個感官世界的虛幻。哲學本義原為愛智之義，與佛家所主張之般若若近。而色空一個思想，必為最先建立者。

三、約三性

現象世界中之諸事物，皆須「因」和「緣」的會合，方能產生。所以吾人觀察世界事物，一切橫陳吾前的現象，皆如水上之浪花，非是本體；水依風而起浪，風即是「緣」，故世間萬有皆依他起。浪為似有，而非實

有，這是一種幻相，本無有性，而世間既為種種幻相所現，但在此種幻相之後，必有常恒圓實之本體。金師子章云：

「師子情有，名為徧計，師子似有，名曰依他，金性不變，故號圓成。」一切常識俱都是「徧計」（小乘法指出），徧計便失究竟道理，仍屬常識範疇。而一切常識的對象皆依他，豈有自性（依他性為大乘法指出）。而真正的本體之性，則是永恒圓成性的了。（本體圓成性為一乘法的貢獻）。

成唯識論中亦有「徧計」與「依他」二個觀點，但與此有異，唯識以一切法皆依他起，識必據對象，故識為依他起者；此一切法及識皆他之實在性質即名圓成實性。識則隨對象而變亦化幻。華嚴則以本體之統一性為永恒不變之真心圓成實性。

而吾人於此所獲，即人類常識之徧計性，常識對象之依他性，與本體不變之圓成性。華嚴的思想是優容兼採的，將小乘法大乘法一乘法，溶三說於一爐，一掌共握，前程便寬。

四、顯無相

一切現象之皆具相，本體為不可由相得知，蓋世間所現相，皆非本體實相，故曰無相。若以相為本體，則本體永不可得；蓋相萬殊，體一也。相變而本體不變。若以相為體，則吾圓坐之前，彼樹為宇宙之本體乎？彼屋為宇宙之本體乎？堤上立吠之花犬為本體乎？抑諸是乎？吾皆能知其為非最後不變永恒圓成之者，所以本體實在無相，故曰無相，顯無相者，明本體也。金獅子章云：

「以金收師子盡，金外更無師子相可得，故名無相」。

金是本體，獅子是現象，以本體收現象，金外還有獅子存在否？這一探討，便把本體顯凸出來了。

華嚴義海門：「觀無相者，如一塵圓小之相，是自心變起。假立無實，今取不得，則知塵相虛無，從心所生，了無自性，名為無相」。

總括一句話，現象界諸事物，本是那本體真心所現的幻有。就其為幻而言，則有即非有，可謂無相。

五、說無生

生、死、現、滅、現象世界方有之，本體世界，則有何麼生、死、現、滅。根本無所謂生，無所謂死，無所謂現，無所謂滅。金師子章云：

「正見師子生時，但是金生，金外更無一物。師子雖有生滅，金體原無增減，故曰無生」。此一塊金打成獅子，成獅子時是怎地多，明天獅子壞時，還金子原來還是怎地多，金體只是無生。只是獅子生滅。此喻現象世界中諸事物，本來只是幻有；就其為幻而言；則有即非有，故生實無生也。

華嚴義海百門所說無生則不如此省略，云：「達無生者，謂是心緣，

心為塵因。因緣和合，幻相方生。由從緣生，必無自性。何以故？今塵不自緣，必待於心；心不自心，亦待於緣。由相待故，則無生定屬緣生。以無定屬緣生，則名無生。非去緣生，說無生也。」又：

「塵是自心現。由自心現，即與自心為緣。由緣現前，心法方起。」金師子說將金是金，獅子是獅子生滅兩事分開。即將本體界與現象割斷，嫌忘省事。華嚴說塵不自緣，必待於心；心不自心，亦待於緣。華嚴細細穩妥。當從華嚴。

六、論五教

華嚴氣品高大，能納異已。論五教就是批判工作，華嚴將佛教中諸派別整齊排比，使其在一完整的系統中，皆自有其相當的貢獻，均為整個真理之一方面。現將經文條陳，羅列出五種不同的主要觀點，來說明師子章所討論的問題：

愚法聲聞教（小乘教）：師子雖是因緣之法，念念生滅，實無師子相可得。

大乘始教：即此緣生之法，各無自性，徹底唯空。

大乘終教：雖復徹底唯空，不礙幻有宛然。緣生假有，二相双存。

大乘頓教：即此二相，互奪兩亡，情偽不存，俱無有力，空有双泯，名言路絕，棲心無寄。

一乘圓教：即此情盡體露之法，混成一塊，繁興大用，起必全真，萬象紛紛，參而不雜，一切即一，皆同無性，一即一切，因果歷然。力用相收，卷舒自在。

一個道理這個不同的說法，來共同解說，其各說氣魄，便大見高下，而這五義却能貫通一用：

一、師子念念生滅，常識執獅子為有，這便犯了徧計所執性。

二、這個念念生滅的獅子，本無自性，徹底唯空。所以獅子的生滅。不過依他起性耳。

三、獅子雖為幻有，然有亦無礙，所謂「緣生假有，二相双存」，雖空而不廢有。

四、如果專就獅子的幻有之為幻而言，這便是空「奪」有了。如果專就獅子的幻有為有而言，則這有便「奪」了空了。如此「互奪而亡，俱無有力，「空」「有」双泯」。令人亦不知有有，亦不知有空，所謂「名言路絕，棲心無寄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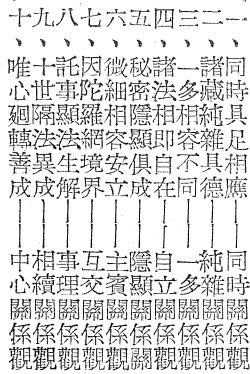
五、須知此真心之體，包羅萬象，「若曦光之流來，無心而朗十方；如明鏡之端形，而動而呈萬像。」（義海有門），真心包羅萬象，同時現象世界中，每一事物，皆是真心的全體。「且如見山高廣之時，是自心現作大，非別有大；今見塵圓小之時，亦是自心現作小，非別有小。今由見塵，全以見山高廣之心而現塵也」，這就是「起必全真」了。因為這樣，

所以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」。此中道理而在於「力用相收，卷舒自在」。義海有門謂：「明卷舒者，謂塵無性，舉體全偏十方，是舒；十方無體，隨緣全現塵中，是卷。經云：「以一佛土滿十方，十方入一亦無餘」。今卷則一切事於一塵中現；若舒，則一塵備一切處。即舒希卷，一塵攝一切故；而卷希舒，一切攝一塵故，是為卷舒自在也」。

一乘之說，大小兼容，攝了其他二乘，故為可從。

七、勒十玄

本體現象關係觀：



一、「金與師子，同時成立，圓滿具足；名同時具足相應門。」——因為現象世界中，每一事物，皆是真心全體。由此而言，則獅子亦真心全體也。

二、「若師子眼收師子盡，則一切純是眼；若耳收師子盡，則一切純是耳。諸根同時相收，悉皆具足，則一皆雜，一一皆純，為圓滿藏，名諸藏純雜具德門。」——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」「理不礙事，純恒雜也；事恒全理，雜恒純也。由理事自在，純雜無礙也。」（義海有門），蓋現象世界中，每一事物，皆是真心全體，即每一事皆全理也。就師子眼是真心全體之一點而言，則可謂獅子眼是一切，則獅子眼為雜；亦可謂一切皆獅子眼，則獅子眼為純，「一一皆雜，一一皆純」，一一皆為「圓滿藏」。

三、「金與師子，相容成立，一多無礙，於中理事，各各不同，或一或多，各住自位；名一多相容不同門。」——真心為一，現象為多。就一方而言，每一現象皆為真心全體所現，則一即多，多即一，所謂「一全是多，方名為一；又多全是一，方名為多。多外無別一，明知是多中一；一外無別多，明知是一中多。良以非多，然能為多一，非能為多中一。」（義海有門）一多之辯，饒有趣味；西方辯證始祖齊諾（Zeno）曾作此辯。就本顯另一方面言，則現象自是現象。金是理，獅子是事；金是一，獅子是多。「各住自位」，即各自有其地位。但一多雖相容無礙，而自有不同。

四、「師子諸根，一一毛頭，皆以金收盡。一一微徧師子眼，眼即耳，耳即鼻，鼻即舌，舌即身。自在成立，無障無礙；名諸法相自在門。」——自一方面言，現象世界中，每一事動，皆為真心全體所現，所謂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」。

一切，一切即一。「耳即鼻，鼻即舌」。但自又一方面言，每一事物只是每一事物，耳只是耳，鼻只是鼻，「自在成立，無障無礙」，此與一多相容不同門，同注意於各現象之各有自相；但彼就真心與現象之異說，此就各現象之異說。

五、「若看師子無金，即師子顯金隱。若看金，唯金無獅子，即金顯師子隱。若兩處看，俱隱俱顯。隱則秘密，顯則顯著；名秘密隱顯俱成門。」——吾人若注意於現象世界中諸事物，則事物顯而本體隱；吾人若注意於本體，則本體顯而事物隱矣！

六、「金與師子，或隱或顯，或一或多，定純定雜，有力無力，即此即彼，主伴交輝，理事齊現，皆悉相容，不礙安立，微細成辨；名微細相容安之門。」——然則本體與事物，或一或多，或純或雜，或有力或無力，或為此或為彼，或為主或為伴。主伴者，華嚴還原觀云：「謂以自為主，望他為伴；或以一法為主，一切法為伴；或以一身為主，一切身為伴」。若吾人注意於獅子，則獅子即為主，其餘一切皆為伴也。雖有如此不同，而皆不相礙也。

七、「師子眼耳支節，一一毛處，各有金獅子，一一毛處師子，同時頓入一一毛中。一一毛中，皆有無邊師子；又復一一毛，帶此無邊師子，還入一一毛中。如是重重無盡，猶天帝網珠，名因陀羅網境界門。」——現象世界中，每一事物，皆是真心全體所現。真心包羅一切事物；故現象世界中，每一事物，亦包羅一切事物。此一事物，不但包羅一切事物，並且將每一事物中所包羅之一切事物亦包羅之。彼每一事物中所包羅之一切事物，亦各各包羅一切事物，所謂「一一毛中，皆有無邊師子；又復一一毛，帶此無邊師子，還入一一毛中」。宋高僧傳謂法藏「又為鑿不了者巧便，取鑑十面，八方安排，上下各一，相去一丈餘，面面相對，中安一佛像，燃一炬以之，互影交光，學者因曉剎海涉入無盡之義」。蓋每一鏡中，不止有彼鏡中之影之影也。因陀羅網為珠網，每一珠中現一切珠，現一切珠中之一切珠，如是重重無盡的。

八、「說此師子，以表無明，語其金體，具彰真性；理事合論，況阿賴識；令生正解；名託事顯法生解門。」——說師子以喻現象，即真心之生滅門；說金體以喻本體，即真正之真如門也。真心不覺故動，而有生滅。不覺，即無明也。以上二門，但各就真心之一方面講，若合兩方面言之，則生滅與不生滅和合，即阿賴耶識也。說比喻以顯真理。

九、「師子是有為之法，念念生滅，剎那之間，分為三際，謂過去現在未來。此三際各即過現未來；總有三三之位，以立九世，即束為束為一段法門。雖則九世，各各有隔，相由成立，融通無礙，同為一念；名十世隔法昇成門。」——一念為真心全體所現，九世亦真心全體所現，故一念為九世，九世即為一念。義海有門；

一融念寂者，由一念無體，即通大寂；大寂無體，即該一念。由念寂

無體，長短之相自融，乃至遠近世界，佛及衆生，三世一切事物，莫不皆於一念中現。何以故？一切事法，依心而現。念既無礙，法既無礙，法亦隨融。是故一念即見三世一切事物顯然。經云：「或一念即有千劫，百千劫即一念。」此所謂九世同爲一念。然若就一念中分別，亦無妨有世。

一念 過去——爲過去之現在，現在之未來
現在——爲現在之過去，過去之未來
未來——爲未來之現在，現在之過去

九世

十、「金與師子，或隱或顯，或一或多，各無自性，由心廻轉。說事說理，有成有立；名唯心廻轉善成門」。總之，一切皆真心所現「各無自性，由心廻轉」。

八、括六相

現就現象世界中一事物而言，其事物之全體是總相；其中之各部分是別相。此事物及其各部份皆由緣起，是同相；各部分是各部分，是異相。各部分會合成此事物，則此事物成；此是成相。各部分若不會合而只是各部分，則此事物壞；這叫做壞相。金師子章：「師子是總相；五根差別是別相。共從一緣起，是同相；眼耳等不相濫，是異相。諸根會合有師子，是成相；諸根各住自位，是壞相」。

九、成菩提

前述八目，皆在明本體與現象的關係，而九十兩點，方是由前面的正確觀點導引出的正確結論，於是結論中指示方向。菩提即是道或覺的梵語，人類至於得道能覺，方是真正所追求的目的，前一段路程只是手段罷了。所以尤其努力的而在後段路程。現在更求之於金師子章：

「菩提，此云道也，覺也。謂見師子之時，即見一切有爲之法，更不待壞，來來寂滅。離諸取捨，即於此路，流入薩婆若海，故名爲道。即了無始已來，所有顛倒元無有實，名之爲覺。究竟具一切種智，名爲菩提」。薩婆若義謂一切智。若知現象世界中諸事物，原來所執爲實者，本來即空，所謂「更不待壞，本來寂滅」，則如大夢已醒，知原來夢中所有現象，本來無實。華嚴義海有門。

「了夢幻者，謂醒相生起，迷心爲有，觀察即虛，猶如幻人。亦如夜夢，覺已皆無。今了虛無，名不可得，相不可得，一切都不可得，是謂醒覺悟空無所有」。

「迷者，謂醒相有所從來，而復生滅，是迷。今了醒相無體，是悟。迷本無從來，悟亦無從去。何以故？以妄心爲有，本無體故。如繩上蛇，本無從來，亦無所去。何以故？蛇是妄心橫計爲有，本無體故。若計有來處去處，還是迷；了無來去，是悟。然悟之與迷，相待安立。非是早有淨心，後有無明，此非物，不可兩解。但了妄無妄，即爲淨心，終無先淨心而後無明，知之」。

華嚴還原觀云：

「如人迷故，謂東爲西。乃既悟已，西即是東，更無別東而可入也。衆生迷故，謂妄可捨，謂真可入。乃至悟已，妄即是真，更無別真，而可入也」。

夢中執夢中現象爲實，此爲迷，爲顛倒；醒後知夢中現象本來無實，所謂迷及顛倒；亦無有實，知此即已「入真」，「更無別真而可入也」。至此境界，即成菩提矣。吾人必至此境界，所謂「淨心」，方覺以前皆不覺也。不覺即無明，所謂「無始即明」也，所謂「非是早有淨心，後有無明」也。依此而言，則吾人之修行，其目的乃在達到一新境界，不過此新境即舊境界，但有覺不覺之異而已。

十、入涅槃

修行至最高境界時，不知現象世界，亦不知本體世界。蓋若知本體世界時，仍有能知其所知，即主觀與客觀；本體仍爲所知，即仍有妄心分別也。金師子章：「見師子與金，二相俱盡，煩惱不生。好醜現前，心安如海。妄相都盡，無諸逼迫。出纏離障，永捨苦源，名入涅槃。」

華嚴義海有門：「謂佛地者，謂塵空無，不無相是也。……然證入此地，不可一向住於寂滅。一切諸佛，法不應爾。當示教利喜，學佛方便，學佛智慧。具如此地義處思之」。

結語

華嚴一宗，由法藏興起，思想便轉沿民族思想路線而上，與唯識的世界，主觀的唯心論大別。法藏立一常恒不變之真心，爲一切現象之根本；其說爲一客觀的唯心論。因依此說，客觀的世界，可離主觀而存在也，且客觀的世界中，每一事物，皆是真心全體之所現。則其爲真，較常識所爲真者，似又過之了。

四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大塊居士於陽明山麓

茲聘請

李炳南老居士爲本刊社長。
菲律賓大業信願寺瑞今大法師，普賢學校校長劉勝覺大居士爲本刊名譽社董。
慶規和尚、覺淨和尚、儲家昌先生、徐灶生先生、黃林雪銀居士、黃河清居士爲本刊名譽社董。
盛雲法師爲本刊臺北分社主任，地址設在臺北市南京西路赤峯街卅三巷一號聖觀佛堂。
康百英居士爲本刊助理編輯。鄧明香居士爲助理發行。
除聘書已分別呈外特發表如上

菩提樹雜誌社啓